

醒世恒言1

前 言

明代末年，著名的民间文学家冯梦龙收集了宋元明三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小说——即白话短篇小说——编纂成为三部集子：《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本书《醒世恒言》，每集四十篇，合称“三言”。又与后出的《拍案惊奇》初刻、二刻，总称“三言、二拍”，是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藏，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份丰富而珍奇的遗产。同时，也是世界文学小说这个门类的前驱，文学宝山群中的一座巨峰，全世界爱好文学的人们的共同财富。

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从口头文学开始的。最初的创作者是讲故事的说书人，也就是宋代的所谓“说话”人。他们把历史上的传说和当时社会上的新鲜故事，编排成一篇篇独立的篇目，作为说书卖艺的内容，对着听众讲说。由于讲说时备忘和传授生徒的需要，就把这些讲说的内容用白话文字记录下来，它的底本习惯上称为“话本”（这个名称，最初并不仅限于短篇小说，后来才成为白话短篇小说的专称）。之后，经过长期的反复增删、修改，并经文人润饰，开始分别以单篇文字的形式流传，后又被汇集成为话本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三言、二拍”和《今古奇观》等这类形式的白话短篇小说集。话本这种体制，唐人讲唱佛经故事，已开其端。两宋以来，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到了明代，为适应社会听众（读者）的需求，文人们模拟话本形式进行小说创作的风气，颇为盛行；现在人们称这类模拟作品为“拟话本”。

话本和拟话本，都是在城市相当发达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

的。宋代的一些大城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虽然后来遭受了元代的若干破坏和阻碍(也有个别城市,在那时有着畸形的发展),但到明代,经过一段恢复时期,又继续发展起来,赶上并超过了两宋的水平,而逐步形成、达到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着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自己的明显要求;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会产生出各种适合他们要求的東西来满足他们。——“说话”,就是在文化生活方面适应他们的要求的一种文娱技艺。

“说话”技艺中,原本有许多“家数”(门类),其中以“小说”和“讲史”两类为主。前者所说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现实生活,也就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事情为主的短篇故事。“讲史”所说的则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之类人物的长篇故事。这两种“说话”,特别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爱好和欢迎,这正好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从自己的角度来认识现实,认识历史;特别是“小说”,正好反映出市民要求把自己阶层正面或反面的人物通过文学作品表现出来,而加以欣赏、歌颂,或予以鞭挞、唾弃。

“小说”的底本,最初内容较为简单,还不能离开口头文学而单独存在,在社会上独立地流行。随着“说话”技艺的发展和听众要求的不断提高,口头创作过程中一些较成熟的经验,自然会不断地用文字记录巩固下来,逐渐积累而增加到底本中去。这种底本,经过这样长期、集体的艺术加工,并经过一些与“说话人”有联系的、或对民间文学有兴趣的作家们有意识的润饰或改编,便逐步达到了一定的艺术完美程度,而脱离口头文学的初级阶段,成为完整的书写文学,独立地在社会上流传起来。这就使得这种文学集中了长期的群众和作家的艺术创造,在思想性、艺术性等方面具有了新颖的、优秀的突出表现,因而更受到历代广大读者的欢迎。

“话本”成为书写文学以后,开始以单篇形式流传。到明代中

叶,才有汇集许多单篇、刊印成集的“话本”集出现。冯梦龙所编的“三言”,成书较晚,其中《醒世恒言》为最晚,出版于明天启丁卯年(一六二七年),其中收录的宋元人的作品较少,除了少数几篇如《十五贯》、《小水湾》、《勘皮靴》、《闹樊楼》、《张孝基》、《神臂弓》、《鱼服证仙》等篇,可从作品中的语气、地名、文字、风格、口语等方面大致推知为宋元之作而外,其余绝大多数是明人之作,很大可能还有冯氏的作品在内。

这些故事,有来源于史传的,也有出于历代笔记、小说的,而最多最根本的源头,则直接来自民间传说故事,来自社会的实际生活。通过这些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各种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愿望。尤其是话本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城市的发达为主要条件的,因此,它对于两宋以迄明代城市发达以后的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着较广泛、较细致深刻的描绘。这就使作品带来了新颖的、优秀的风格。当然,市民阶层作为一个社会力量来看,当时还很薄弱,不够强大,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方面,还远远不能形成自己的、系统的一套东西。他们的意识和感情本身,必然还同时包含着封建的、庸俗的一面,也必然会在作品里表现出来。不过,总的来讲,初期的民主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乐观健康的情绪,以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某些方面加以冷讽热嘲,加以揶揄讥刺甚至反对等等较积极进步的因素,仍然占作品中的主导成分。

例如:主张婚姻自由,男女结合应以真正的爱情为基础,这是市民阶层初期民主思想的一种表现。本书中反映这种思想的作品较多,像《卖油郎》、《闹樊楼》、《吴衙内》、《黄秀才》等篇都是。但在同书里,也有为封建说教,宣扬“从一而终”、“守节”的作品,虽然不多,但正好说明了市民阶层思想中附庸于封建思想的落后的一面。

本书另一重要内容,则是大胆地暴露、揭发了封建统治头子们

的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像隋炀帝的“召谴”，金海陵的“亡身”，都罪有应得，万死不足蔽其辜的。通过这类历史故事，把统治者们隐藏在庄严、神圣伪装之下的许多丑恶残暴的面貌、具体罪行，一一地在人民面前公开讲说、揭露、传布，戳穿他们的伪善和尊严，这都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封建社会里，僧侣也是构成统治阶级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之中，有的利用宗教愚弄人民，骗取土地和政治上的特权。更坏的则进一步在“庄严慈悲”的金像下面，进行糜烂、荒淫、诈骗、劫杀的勾当。如本书所写的非空庵、宝莲寺、宝华寺、二郎庙等，哪一处不是愚弄、危害人民的渊藪！

本书里有很大一部分是明代的作品。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已大量发展起来。一般地讲，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于这个阶段。作为市民文学特点的话本文学，自然会把这一时期的经济生活和由此而产生的思想意识反映到作品中来。像《施润泽》、《徐老仆》等篇都透露出一些消息，尤其前者，施由一个小手工业者，几年间就把一个小织布厂发展成为拥有三、四十张织布机的大户，更有典型意义。

其他如《钱秀才》、《乔太守》等篇，对旧式婚姻的讽刺；《一文钱》对恶霸地主武断乡曲的揭露；《十五贯》对官吏糊涂断案的嘲讽，以及《灌园叟》、《卢太学》、《二郎神》等篇，也都是历来被人称道的作品，值得仔细一读。

总之，这几十篇作品，产生的时代和背景都不相同，因而内容是比较丰富而复杂的。甚至有些作品里，常常是美丑杂陈，瑕瑜互见，既有歌颂、向往美好的一面，同时也往往夹杂着一些封建说教和对人民的不适当的看法，以及因果报应和色情渲染等等。对于这些，希望读者阅读时用批判的眼光去辨别和抉择，对每一具体篇章，要具体分析，用不同的态度去对待。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古人写的东西。

《醒世恒言》因为刊行较晚，文人创作的成分较多，修订润饰之处较精，所以有许多篇的艺术成就，如结构的完整，人物形象的刻画鲜明，情节描绘的细腻，语汇的丰富等等，都远非在它之前的质朴简古之作所能比拟。

本书初版于1956年。当时因《醒世恒言》的原刻本在国内已不易见到；流传在日本的叶敬池原刻本因故无法借到，只好以过去上海出版的“世界文库”复排叶敬池本为底本，并参校了衍庆堂刻本和《今古奇观》等有关书籍。对于其中错讹缺漏之处，作了订正、增补。此次据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叶敬池原刻影印本，重行作了全面的校订。但影印的原刻本中，仍有不少漏、误及很明显的错别字；因而仍根据衍庆堂本、《今古奇观》等书对影印本作了较详细的校勘，并予以订正、增补。明显的错别字如“百（白）银”、“真学（孝）贞（真）廉”之类，则径行改正，不作说明。此外，对于注释和标点，也作了全面的修订补正。书中个别色情描绘的字句、片段，作了必要的删节。《金海陵纵欲亡身》一篇，本来是删除存目，根据编辑部的意见，保留了该篇并作适当的删节。这次根据影印本恢复原刻本的工作过程中，除了我已校出的部分外，编辑部的降云同志还帮我详细地校勘一遍，并补订了一些疏漏，供我决定取舍，特在此向她致谢。校释工作中可能还存在某些缺点、错误，希望读者、专家指教。

顾学颉

1992年2月；1993年10月修订于病榻，

时年八十晋一。

叙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一旦弄酒，则叫号踴躍，视堦如沟，度城如槛。何则？酒浊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时，虽毕吏部、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繇此推之，惕孺为醒，下石为醉；却鰭为醒，食嗟为醉；剖玉为醒，题石为醉。又推之，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俭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为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忤。下之巫医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谈褻语，取快一时，貽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人，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

第一卷 两县令竞义婚孤女

风水人间不可无，也须阴鹭两相扶。

时人不解苍天意，枉使身心着意图。

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有一人姓王名奉，哥哥姓王名春，弟兄各生一女：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王奉的叫做琼真。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①之子萧雅，都是自小聘定的。琼英年方十岁，母亲先丧，父亲继歿。那王春临终之时，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嘱付道：“我并无子嗣，只有此女。你当做嫡女看成。待其长成，好好嫁去潘家。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尽数与之。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莫负吾言！”嘱罢，气绝。殡葬事毕，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与女儿琼真作伴。

忽一年元旦，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如美女一般，人都称玉孩童。萧雅一脸麻子，眼眶齿^②，好似飞天夜叉模样。一美一丑，相形起来，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况且潘华衣服炫丽，有心卖富，脱一通换一通。那萧雅是老实人家，不以穿着为事。常言道：佛是金装，人是衣装。世人眼孔浅的多，只有皮相，没有骨相。王

① 别驾——官名，在汉代，是州刺史的佐吏。宋明清各代，在州、府都设有通判，是州、府长官的副手；职务大体和别驾类似，所以后来“别驾”成了“通判”的别称。

② 眼眶齿——眼眶，眼眶洼陷深入。齿，牙齿又大又稀，不整齐。

家若男若女，若大若小，那一个不欣羡潘小官人美貌，如潘安再出，暗暗地颠唇簸嘴，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王奉自己也看不过，心上好不快活。不一日，萧别驾卒于任所。萧雅奔丧，扶柩而回。他虽是个世家，累代清官，家无馀积，自别驾死后，日渐消索。潘百万是个暴富，家事日盛一日。王奉忽起一个不良之心，想道：“萧家甚穷，女婿又丑。潘家又富，女婿又标致。何不把琼英琼真暗地兑转，谁人知道？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主意已定，到临嫁之时，将琼真充做侄女，嫁与潘家，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都把他去；却将琼英反为己女，嫁与那飞天夜叉为配，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琼英但凭叔叔做主，敢怒而不敢言。谁知嫁后，那潘华自恃家富，不习诗书，不务生理，专一嫖赌为事。父亲累训不从，气愤而亡。潘华益无顾忌，日逐与无赖小人酒食游戏。不上十年，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寸土俱无。丈人屡次周给他，如炭中沃雪，全然不济。结末迫于冻馁，瞒着丈人，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王奉闻知此信，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不许女婿上门。潘华流落他乡，不知下落。那萧雅勤苦攻书，后来一举成名，直做到尚书地位，琼英封一品夫人。有诗为证：

目前贫富非为准，久后穷通未可知。

颠倒任君瞞昧做，鬼神昭鉴定无私。

看官，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只为世人但顾眼前，不思日后；只要损人利己，岂知人有百算，天只有一算。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天未必随你走哩。还是平日行善为高。今日说一段话本，正与王奉相反，唤做《两县令竞义婚孤女》。这桩故事，出在梁、唐、晋、汉、周五代^①之季。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改元广

① 梁唐晋汉周五代——唐亡，当时拥有兵权的藩镇朱全忠、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先后称帝（自公元九一七年至九六〇年），成立中央政府，史称“五代”。另外，地方割据政权有吴、前蜀、楚、南汉、闽、吴越、南平、后蜀、南唐、北汉等十国。合称为“五代十国”。最后被北宋统一。

顺，虽居正统之尊，未就混一之势。四方割据称雄者，还有几处，共是五国三镇。那五国？

周郭威 南汉刘晟 北汉刘竈
南唐李 蜀孟知祥

那三镇？

吴越钱 湖南周行逢 荆南高季昌

单说南唐李氏有国，辖下江州地方，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姓石名璧，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流寓建康。四旬之外，丧了夫人，又无儿子，止有八岁亲女月香，和一个养娘^①随任。那官人为官清正，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②。又且听讼明决，雪冤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退堂之暇，就抱月香坐于膝上，教他识字，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蹴^③百般顽耍。他从旁教导。只为无娘之女，十分爱惜。一日，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养娘一脚踢起，去得势重了些，那球击地而起，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滚入一个地穴里。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养娘手短揽他不着，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石璧道：“且住！”问女儿月香道：“你有甚计较，使球儿自走出来么？”月香想了一想，便道：“有了！”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倾在穴内。那球便浮在水面。再倾一桶，穴中水满，其球随水而出。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子的聪明。见其取水出球，智意过人，不胜之喜。

闲话休叙。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谁知命里官星不现，飞祸相侵。忽一夜仓中失火，急去救时，已烧损官粮千馀石。那时米贵，

① 养娘——婢女，丫头。有时也泛称女仆。

② 单吃德化县一口水——晋代邓攸作吴郡太守，自己载米赴任，俸禄无所受，仅饮吴水而已，见《晋书》。这里用来形容廉洁不贪污的意思。

③ 蹴(cù ū)——或作蹴鞠。蹴，用脚踢。，用皮子包着毛的皮球。蹴，就是踢球。

一石值一贯五百。乱离之际，军粮最重。南唐法度，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即行处斩。只为石璧是个清官，又且火灾天数，非关本官私弊。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唐主怒犹未息，将本官削职，要他赔偿。估价共该一千五百馀两。把家私变卖，未尽其半。石璧被本府软监，追逼不过，郁成一病，数日而死。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取价偿官。这等苦楚，分明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

却说本县有个百姓，叫做贾昌，昔年被人诬陷，坐^①假人命事，问成死罪在狱。亏石知县到任，审出冤情，将他释放。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无从报效。一向在外为商，近日方回。正值石知县身死。即往抚尸恸哭，备办衣衾棺木，与他殡葬。合家挂孝，买地茔葬。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欲待替他赔补几分，怕钱粮干系，不敢开端惹祸。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慌忙带了银子，到李牙婆家，问要多少身价。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养娘十六岁，只判得三十两。月香十岁，到判了五十两。却是为何？月香虽然年小，容貌秀美可爱；养娘不过粗使之婢，故此判价不等。贾昌并无吝色，身边取出银包，兑足了八十两纹银，交付牙婆，又谢他五两银子，即时领取二人回家。李牙婆把两个身价，交纳官库。地方^②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上官只得在别项那移^③赔补，不在话下。

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没一刻不啼啼哭哭。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买他归去，必然落于下贱。一路痛哭不已。养娘道：“小姐，你今番到人家去，不比在老爷身边，只管啼哭，必遭打

① 坐——由于、因为某种事而犯了罪。这里作动词，科以罪名的意思。

② 地方——地保，犹如后来的保甲长一类的人。

③ 那移——同“挪移”。挪借移用，拿甲项的钱用于乙项用途上。

骂。”月香听说，愈觉悲伤。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领到家中，与老婆相见，对老婆说：“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我当初若没有恩人，此身死于缧绁^①。今日见他小姐，如见恩人之面。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教他两个住下，好茶好饭供待他，不可怠慢。后来倘有亲族来访，那时送还，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不然之时，待他长成，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一夫一妇，嫁他出去，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那个养娘依旧得他伏侍小姐，等他两个作伴，做些女工，不要他在外答应。”月香生成伶俐，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慌忙上前万福道：“奴家卖身在此，为奴为婢，理之当然。蒙恩人抬举，此乃再生之恩。乞受奴一拜，收为义女。”说罢，即忙下跪。贾昌那里肯要他拜，别转了头，忙教老婆扶起道：“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这蝼蚁之命，都出老相公所赐。就是这位养娘，小人也不敢怠慢，何况小姐！小人怎敢妄自尊大。暂时屈在寒家，只当宾客相待。望小姐勿责怠慢，小人夫妻有幸。”月香再三称谢。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都称为石小姐。那小姐称贾昌夫妇，但呼贾公贾婆，不在话下。

原来贾昌的老婆，素性不甚贤慧。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自己无男无女，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②女儿。初时甚是欢喜，听说宾客相待，先有三分不耐烦了。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没奈何依着丈夫言语，勉强奉承。后来贾昌在外为商，每得好一好绢，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比及回家，先问石小姐安否。老婆心下渐渐不平。又过些时，把马脚露出来了。但是贾昌在家，朝饷夕餐，也还成个规矩，口中假意奉承几句。但背了贾昌时，茶不

① 缧绁(léi xiè)——捆罪犯的黑色绳子；引申为牢狱、刑法的代称。

② 螟蛉(míng líng)——一种绿色小虫，蜾蠃捕螟蛉喂它的幼虫，古人误解，以为它养螟蛉为子，所以一般称养子为螟蛉。义本《诗经》：“螟蛉有子，蜾蠃负之。”

茶，饭不饭，另是一样光景了。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不容他一刻空闲。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倘手迟脚慢，便去捉鸡骂狗，口里好不干净哩。正是：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养娘受气不过，禀知小姐。欲待等贾公回家，告诉他一番。月香断然不肯。说道：“当初他用钱买我，原不指望他抬举。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却与贾公无干。你若说他，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我与你命薄之人，只索忍耐为上。”忽一日，贾公做客回家，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贾公道：“养娘，我只教你伏侍小姐，谁要你汲水？且放着水桶，另叫人来担罢。”养娘放了水桶，动了个感伤之念，不觉滴下几点泪来。贾公要盘问时，他把手拭泪，忙忙的奔进去了。贾公心中甚疑。见了老婆，问道：“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老婆回言：“没有。”初归之际，事体多头，也就阁过一边。又过了几日，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回来不见老婆在房，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也没有托盘，右手拿一大碗饭，左手一只空碗，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一些荤腥也没有。那时不往厨下，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向门缝里张时，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心中大怒，便与老婆闹将起来。老婆道：“荤腥尽有，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那丫头自不来担，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贾公道：“我原说过来，石家的养娘，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谁要他出房担饭！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街汲水，我已疑心，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只为匆忙，不曾细问得。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连石小姐都怠慢。见^①放着许多荤菜，却教他吃白

① 见——同现，现成。

饭，是甚道理？我在家尚然如此，我出外时，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我此番回来，见他们着实黑瘦了。”老婆道：“别人家丫头，那要你恁般疼他。养得白白壮壮，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贾公道：“放屁！说的是什么话！你这样不通理的人，我不与你讲嘴。自明日为始，我教当直^①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不要在家火中算帐，省得夺了你的口食，你又不欢喜。”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便不言语了。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每日肉菜分做两分。却叫厨下丫头们，各自安排送饭。这几时，好不齐整。正是：

人情若比初相识，到底终无怨恨心。

贾昌因牵挂石小姐，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老婆却也做意修好，相忘于无言。月香在贾公家，一住五年，看看长成。贾昌意思要密访个好主儿，嫁他出去了，方才放心，自家好出门做生理。这也是贾公的心事，背地里自去勾当。晓得老婆不贤，又与他商量怎的。若是凑巧时，赔些妆奁嫁出去了，可不干净，何期姻缘不偶。内中也有缘故：但是出身低微的，贾公又怕辱莫^②了石知县，不肯俯就；但是略有些名目的，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所以好事难成。贾公见姻事不就，老婆又和顺了，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舍不得担阁生意，只得又出外为商。未行数日之前，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又请石小姐出来，再三抚慰，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又分付老婆道：“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你切莫慢他。若是不依我言语，我回家时，就不与你认夫妻了。”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都分付遍了，方才出门。

① 当直——即当值；值日当差的，管事的人。

② 辱莫——辱没。

临岐费尽叮咛语，只为当初受德深。

却说贾昌的老婆，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①石小姐和养娘，心下好生不乐。没奈何，只得由他。受了一肚子的腌^②昏闷之气。一等老公出门，三日之后，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寻个茶迟饭晏小小不是的题目，先将厨下丫头试法，连打几个巴掌，骂道：“贱人，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如何恁地托大^③！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却不用心伏侍我？家长在家日，纵容了你。如今他出去了，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除却老娘外，那个该伏侍的？要饭吃时，等他自担，不要你们献勤，却担误老娘的差使！”骂了一回，就乘着热闹中，唤过当直的，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钱，干折进来，不要买了。当直的不敢不依。且喜月香能甘淡薄，全不介意。又过了些时，忽一日，养娘担洗脸水，迟了些，水已凉了。养娘不合哼了一句。那婆娘听得了，特地叫来发作道：“这水不是你担的。别人烧着汤，你便胡乱用些罢。当初在牙婆家，那个烧汤与你洗脸？”养娘耐嘴不住，便回了几句言语道：“谁要他们担水烧汤！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两只手也会烧火。下次我自担水自烧，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便骂道：“小贱人！你当先担得几桶水，便在外边做身做分，哭与家长知道，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你既说会担水，会烧火，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每日常用的水，都要你担，不许缺乏。是火，都是你烧。若是难为了柴^④，老娘却要计较。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

① 作兴——苏湘皖鄂一带方言，谓敬重、爱好、流行为作兴。这里是说纵容、娇惯。

② 腌（ā zā）——不干不净。

③ 托大——自己认为有所恃而觉得了不起，抬高自己，自高自大。

④ 难为了柴——这里是说糟蹋柴，多烧了柴的意思。

去。”月香在房中，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头，慌忙移步上前，万福谢罪，招称许多不是，叫贾婆莫怪。养娘道：“果是婢子不是了！只求看小姐面上，不要计较。”那老婆愈加忿怒，便道：“什么小姐，小姐！是小姐，不到我家来了。我是个百姓人家，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老娘骨气虽轻，不受人压量的。今日要说个明白。就是小姐，也说不得费了大钱讨的。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贾婆也不是你叫的。”月香听得话不投机，含着眼泪，自进房去了。那婆娘分付厨中，不许叫“石小姐”，只叫他“月香”名字。又分付养娘，只在厨下专管担水烧火，不许进月香房中。月香若要饭吃时，待他自到厨房来取。其夜，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月香坐个更深，不见养娘进来，只得自己闭门而睡。又过几日，那婆娘唤月香出房，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月香没了房，只得在外面盘旋。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睡起时，就叫他拿东拿西，役使他起来。在他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月香无可奈何，只得伏低伏小。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心中暗喜，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把他房中搬得一空。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 好缎，曾做不曾做得，都迁入自己箱笼，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月香暗暗叫苦，不敢则声^①。

忽一日，贾公书信回来，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书中嘱咐老婆：“好生看待，不久我便回来。”那婆娘把东西收起，思想道：“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丈夫回来，必然厮闹。难道我惧怕老公，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②养着，不知作何

① 则声——作声，做声。

② 瘦马——旧时，扬州一带，有些人买女孩子养着，教她吹弹歌唱，长大了卖给人家作姨太太或娼妓，这种女孩子被称为“瘦马”。唐白居易《有感》诗云：“莫养瘦马驹，莫养小妓女；后事在目前，不信君看取。”把“瘦马驹”和“小妓女”对举，后来就径称小妓女一类的人为“瘦马”。

结束！他临行之时，说道：‘若不依他言语，就不与我做夫妻了。’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那月香好副嘴脸，年已长成。倘或有意留他，也不见得。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他两个卖去他方，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拚得厮闹一场罢了，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好计，好计！”正是：

眼孔浅时无大量，心田偏处有奸谋。

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我有话说。”不一时，当直的将张婆引到。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却发付他开去。对张婆说道：“我家六年前，讨下这两个丫头。如今大的忒大了，小的又娇娇的，做不得生活，都要卖他出去。你与我快寻个主儿。”原来当先官卖之事，是李牙婆经手。此时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张婆出尖^①了。张婆道：“那年纪小的，正有个好主儿在此，只怕大娘不肯。”贾婆道：“有甚不肯？”张婆道：“就是本县大尹^②老爷复姓钟离，名义，寿春人氏，亲生一位小姐，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在任上行聘的。不日就要来娶亲了。本县嫁装都已备得十全，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昨日大尹老爷唤老媳妇当官分付过了。老媳妇正没处寻。宅上这位小娘子，正中其选。只是异乡之人，怕大娘不舍得与他。”贾婆想道：“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来得正好！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丈夫回来，料也不敢则声。”便道：“做官府家的陪嫁，胜似在我家十倍，我有什么不舍得。只是不要亏了我的原价便好。”张婆道：“原价许多？”贾婆道：“十来岁时，就是五十两讨的。如今饭钱又弄一主在身上了。”张婆道：“吃的饭是算不得帐。这五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贾婆道：

① 出尖——出人之上，第一，为首。强出头招揽事情也叫“出尖”。这里是前一义。

② 大尹——县令的别称。